

金色池塘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358 期 | 2021 年 7 月 2 日 星期五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领唱一首正气歌

李颖

在上海长宁干休所金秋文学社，活跃着一位 92 岁的诗人，鲜有人知道，这位网名“劳仁”的老先生，就是享誉全国的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第二任指导员王经文。

1949 年 6 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三营八连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。曾经的敌对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，疯狂叫嚣：就凭上海这个大染缸，不出三个月要让解放军红的进来黑的出去。

霓虹灯下的哨兵们，他们穿草鞋、扛锄头、自己种地，飞针走线自己缝衣。面对纸醉金迷灯红酒绿，他们拒腐蚀永不沾，身居闹市，一尘不染，在昔日的十里洋场奏响正气之歌。

1963 年 4 月 25 日，国防部授予他们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的光荣称号，指导员王经文和连长代表连队从许世友上将手中接过了命名锦旗。毛主席亲笔写下《八连颂》，结尾句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，成为了八连官兵的座右铭。作为南京路上正气之歌的领唱人，王经文在部队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，二等功三次，三等功五次。

从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副政委岗位上退休后，王经文用好八连的事迹，激励教育下一代，为青年学生、青年干部、青年官兵，做报告达三百多场。他荣获全军先进退休干部，被授予上海最美退役军人荣誉称号。

王经文从不以名人自居，网名“劳仁”谐音老人。为人低调的他多年来笔耕不辍，2020 年秋季，出版了他的新作《夕阳诗文集》。

用手中的笔，心中的爱，续写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歌，传递着正气之歌！

改词道出真感情

王克

五年前，母亲因脑梗进了医院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三尺宽的病榻。母亲虽终日卧床，但她开朗直率的性格丝毫未改。医生查房、护士换药，母亲都会和他们说笑几句。

1926 年，母亲生于一个富裕而又家教甚严的家庭。她上高中时就独立了，她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和官僚的腐败，内心既愤怒又茫然。受班里学生党员的影响，思想渐渐起了变化，从同情、靠近，最后投身革命。母亲年轻时喜爱唱歌，《渔光曲》和《翠堤春晓》是她的最爱，以后被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取而代之。

那天去医院，听见母亲在唱一首几十年前流行的老的革命歌曲，虽然轻，但京腔的韵味十足。“唱错啦，”我纠正道：“应该是，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……”“没错，毛主席不在了，但我们有中国共产党。”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。我蒙在那里，因为我知道组织有纲领、有章程，个人有思想，但你还和她“较真”吗？她改唱的这句歌词，足以显出党在她心中的位置。这两年，母亲认知退化厉害，认人张冠李戴，对事颠三倒四，闹出过不少笑话。但母亲对党的热爱那样根深蒂固，对党的感情如此执著！一句改词把母亲心中对党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！

最近一次去看她，她没有唱歌，只是静静地躺在病榻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。我知道，母亲心里明白，她离生命的终点站不远了，她在努力回忆她这一生，一个年轻的姑娘，怎样在党的引导下，投身革命，勇往直前，把一生献给党。

老
少
咸
宜

谁都知道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那是向党倾诉、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。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第二任指导员王经文退休以后，20 多年来做了三百多场报告，传播好八连的正气歌；一位九十多岁的离休干部，她在唱一首老歌时改了词，道出了心中对党的真感情，文章读来让人泪目，这位老人的信仰之坚定，让人动容。



唱支山歌给党听

(下)

摄影
赵海银

园丁之歌献给党

伦丰和

1968 年，我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，走上了教师岗位。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，父母没有文化，他们希望我好好读书，长大有出息。我选择了读师范、当老师，立志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，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。在 37 年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从一个普通教师成为高级教师，后来任区语文教研员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迎来了教育的春天。我在杨浦区昆明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。当时电脑很不普及，但我觉得这是发展方向，在语文教改中探索运用多媒体上说明文课，在同仁们的积极支持下获得成功。市里组织教学观摩我校的公开课，受到好评，语文组被评为市先进教研组。教改出人才。我的学生小陈 1985 年获上海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。后来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，毕业后进上海电视台当编导，前些年他拍摄的电影《学区房 24 小时》获得新人奖。1998 年“第二届《语文报》杯全国中青年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奖赛”在山西大同举办。院党组织放手让我组织参赛。由于准备充分，精选人员，发挥出色，杨浦高级中学朱老师上台讲课，荣获全国“青语杯”高中组第一名，为上海争了光。

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，我的教育专长有了用武之地。单位党组织仍不断为我创造深造的机会。1984 年，区里举办骨干教师培训班，语文学科仅有 5 名老师参加，而我有幸名列其中，师从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。从此我在教书和育人两个方面，有了践行的楷模，为培养优秀学生尽心尽力。

我深深感恩，是党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人民教师。喜迎建党百年，我要把自己最爱唱的“山歌”——《园丁之歌》献给党。

故乡云是心中歌

王明玉

新中国成立不久，贫困的母亲把 13 岁的我从祖籍福州带到上海，寄放在二姨家。二姨待我视若己出，自己一双儿女奔赴他乡建设祖国。不久，我初中毕业了，在上海从事幼教工作。校领导特别关心我这个“外地”小老师，让我两年回榕探亲一次。记得每次经一日一夜的颠簸，见到久违的“福州站”大字，我总会双眼潮湿。后来，我又遇到了同乡对象，同根同源让上海新家充满了原乡的味道，爱的力量化作感恩和动力，一路伴随我前行。

一个甲子过去，孙辈们都已工作，我也光荣退休了。上海变得越来越美，如今家附近有三个公园，老年大学课程丰富，我学会了书画、钢琴、舞蹈并坚持日行万步。随着高铁的全面通车，如今回福州只需 4 小时，时间仅为过去的零头。家乡河道清洁、水系遍布，贯穿全城的绿色森林步道“福道”长 19 公里，昔日的“火炉”已变为宜居之城。经过女儿的努力，我终于圆了在祖籍山乡的置业梦，开启了两个故乡间候鸟般的生活。

今年五一长假期间，乘着高铁南下，我一路穿过高山河流、窗外江浙沪闽壮阔的城乡建设成果像一部大片，令人振奋。半个多世纪来，曾经的穷乡僻壤，变成了“金山银山”和人间福地。车站所过之处，高楼鳞次栉比，窗格里写满了人们安居乐业的故事。

岭上的新家到了，风含翠筱，也带着我对母亲的问候飞向天国。

常言道：“没了母亲，人生没有来路，只剩去路”，落寞尽在其中。但我的世界里，母亲的温暖，从未消失，这位母亲——我们的党，她的关怀时刻在身边，让我老有所倚、老有所志，老有所望。

圆梦头里会笑醒

周伟民

和阿俞相识相交四十多年了。当时他是绍兴上虞风机厂的采购员。我是上海厂里计划科生产总调度，经常帮他解决一些特殊规格的铝板加工问题。阿俞退休后，每年都来上海看我，每次都会带几斤自家做的笋干、霉干菜和自己加工的珠茶。

今年，阿俞 78 岁了，最近几年因为老两口经常要跑杭州女儿家帮着照看外孙女，上海来得少了，好几年没吃到他的霉干菜了！前几天，他突然来访，说是来上海哥哥家喝喜酒，顺便看看我。我们喝茶闲聊，谈起他的晚年生活，他突然来了兴致：“伟民啊，依晓得我的，当年我一个人工作，全家五口人开销，还有我和老婆的父母要养，日脚不要太过难啊……现在我好了，女儿女婿在杭州做水产生意，每年三四十万没问题，外孙女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他们房子也买了两套……大儿子做建筑木匠，工程来不及接，已经排到明年了，小儿子能力稍微差点，但阿舅是搞建筑工程的，帮阿舅管管工地，一年十几万也没问题，伊拉在上虞城里都买了房。”我记得他大媳妇曾经是代课老师，多年前还请我帮她写过转正申请，现在也已经从教师岗位上退休，发挥余热，利用业余时间为学生讲解题目。

“伟民啊，阿拉农民是真的翻身了，我山里的房子，不算灶间，柴间，三上三下，九间房间，就阿拉老两口住，依有空一定过来白相，带朋友过来也无妨，吃用开销统统我来……想想从前，再比比现在，我真的圆梦头里也会笑醒，从心底里感谢中国共产党！”